1982年以色列闪击黎巴嫩

近日,随着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国防军频繁相互打击,引发外界对黎以局势的担忧。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弥漫的硝烟不禁让人想起42年前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出动海陆空军10万多人,对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被称为“第五次中东战争”,战争期间发生了臭名昭著的“贝鲁特大屠杀”。

黎巴嫩为何会与以色列结怨?这得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说起。20世纪70年代,为抵抗以色列,巴解在黎巴嫩建立了基地,并将总部迁至贝鲁特。巴解还在黎巴嫩南部储备了上万吨弹药,甚至组建了一支坦克部队,成为能够左右黎国内局势的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由于巴解不断以黎巴嫩为基地袭击以色列,尤其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巴解游击队协助埃及、叙利亚部队展开游击战,袭击以军基地、仓库和雷达站等军事设施,使以色列政府有如芒刺在背之感。随着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阿拉伯国家陷入分裂,以色列决定抓住机会闪击黎巴嫩,彻底解除巴解的威胁。

以军清晨突袭黎巴嫩

1982年6月3日晚,以色列驻英国大使在伦敦遇刺,凶手自称是巴解成员,但其实却是隶属于一个从巴解中分裂出去的组织。但以色列人根本不想详细调查此事。以色列内阁连夜开会讨论是否要入侵黎巴嫩消灭巴解,正当内阁成员争执不下时,国防部长沙龙拍案而起,吼道:“巴解的问题只能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在沙龙的强大压力下,以内阁最终通过了入侵黎巴嫩的决定。此次行动的代号是“为了加利利的和平”。为保证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沙龙集中了约10万兵力,在战场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

6月6日清晨,时任联合国派驻黎以边境维和部队司令的卡拉汗像往常一样信步走入以军的前线指挥部,一种军人的直觉使他觉得空气中有某种杀气袭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卡拉汗这样写道:“当我看见以军总参谋长埃坦时,一个可怕的单词浮想在我的脑海中——战争!”

果然,埃坦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再过28分钟,以色列国防军将进入黎巴嫩。”卡拉汗根本不相信以色列能在自己眼皮底下完成进攻准备,而自己竟毫无察觉,但是隆隆的炮声击碎了他的自信心。

以军的突袭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前线的巴解武装来不及抵抗便被击溃。6月7日,以军装甲部队逼近西顿,沙龙又派以色列海军从背后实施登陆,完成了对西顿的包围。几天后,以军完成了对贝鲁特的包围,巴解武装已陷入绝境。

有人把贝鲁特之战称作“小斯大林格勒”战役。但是,与当年的红军战士不同,巴解战士的身后没有后方。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曾经灯火辉煌的“东方巴黎”几乎变成了瓦砾堆。8月12日,巴解被迫同意将剩余的1.2万人撤出贝鲁特,并将总部迁往突尼斯。

反人类的贝鲁特大屠杀

1982年9月14日下午4时,黎巴嫩一政党的一次重要会议正在贝鲁特的总部大楼内举行。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颗预先放置的200公斤重的炸弹爆炸了。会议主持人倒在血泊之中——年轻的黎巴嫩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被炸死了。

9月15日凌晨2时,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平民正在酣睡,以色列军队迅速开进贝鲁特西区,将夏蒂拉和萨布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团团包围。一场血腥屠杀悄悄向他们扑来。

9月16日至18日,以色列军队支持配合黎巴嫩右翼极端分子,对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内的1000多名无辜平民进行了血腥屠杀,制造了令世界震惊的贝鲁特难民营惨案。

在几个月的谈判之后,黎、以双方就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问题达成了《黎以撤军协议》,以色列终于全面撤出了黎巴嫩。

1982年黎以战争就此结束。以色列人无疑取得了胜利,但是胜利却没有换来和平。就在这一年,作为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和军事组织——黎巴嫩真主党成立。该党继续对以色列进行绑架、骚扰、发射炮弹和火箭,让以色列防不胜防,不胜其烦,这种情况持续了20多年,黎巴嫩真主党居然越打越强,成为威胁以色列的新生力量。2006年,第二次黎以战争爆发,对手就是羽翼渐丰的黎巴嫩真主党。(摘自《读者报》 沈敏 阿弩 张伟/文)

蒋介石视察金门“一语成谶”

1958年8月20日凌晨,蒋介石乘坐军舰来到金门岛视察,勉励部下“树立信心勇气,磨砺卧薪尝胆的志向”。但他没想到,就在自己到金门的同一天,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条件成熟,作出了3天后炮击金门的决定。

尽管金门防卫司令部(简称金防部)司令胡琏多年来为金门的防御进行了积极的工事准备,但解放军通过侦察,还是将金门的营区、仓库、雷达阵地等要地的坐标成功标示出来。不过,由于胡琏将最重要的心脏部位——金防部设在绵延数里的北太武山背面山脚下,从大陆任何角度都没有办法观测到,因此无法判断其具体位置。

就在解放军情报部门束手无策时,消息传来——一批在押的台湾间谍当中,有3人到过金门,并出入过金防部指挥所。通过对他们的审讯得知,金防部指挥坑道位于北太武山侧背坡底偏西处的翠谷。坑口外有一个篮球场,再往前两三百米是一个会议厅,叫“翠谷厅”,是国民党军官会餐、娱乐的场所。

目标已经确定,解放军专门选定了一座高度、斜坡度均与北太武山相仿的山头,进行了两天的实战演练,力求准确无误。

蒋介石视察金门的时候,金防部的地下指挥所南坑道已经竣工,但里面阴暗潮湿,人员迟迟没有搬进去。蒋介石早年曾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战法,又在日本振武学校的炮兵专科听过课。他在见到金防部指挥所后就对胡琏说:“你们司令部的办公室、宿舍区间太小,又过于密集,完全暴露在敌火之下,应该迁移,愈快愈好。”

蒋介石离开之后,胡琏决定尽快把司令部搬进南坑道。但偌大的司令部搬家实属不易,胡琏决定8月21日至23日作准备,24日、25日两天实施搬迁。

还没来得及搬家,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在金门对岸的厦门,解放军炮兵阵地万炮齐发,金防部三名副司令赵家骥、吉星文和章杰被炸死。据说,后来胡琏长久地为自己所选定的搬家“黄道吉日”懊悔不已。

(摘自《台湾往事》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抢架长沙解放桥

1948年9月,扭转全国军事形势的辽沈战役打响,我毅然报名参加了解放军。由于念过高小,我被编入刚刚成立的工兵团2营当文书,随部队南下入关参战。

1949年8月,长沙宣告和平解放。由于白崇禧军队在撤退时将公路、铁路的桥梁都炸毁,给南下接管长沙的解放军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此时,我所在的第四野战军工兵团2营营直一部分和7连、8连日夜兼程,奔赴长沙市东郊东屯渡抢架浏阳河浮桥。

到达渡口后,除了留两个小分队负责警戒以防不测之外,我和其他300多名战友全部投入到架设浮桥的任务之中。我们先修好码头,熟悉水性的战士在水中作业,一部分战士则在岸上把一只方舟、两只尖舟连接成一只单舟,再推到水里去,然后把一节一节的单舟按照规定的距离用桥桁在河中固定,再把桥板平整而牢固地铺在桥桁上。

8月的骄阳很是毒辣,战友们在烈日下挥汗如雨,连续作业,以战斗的姿态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便使200多米长、5米多宽的浮桥顺利合龙,稳稳地架设在宽阔的河面上。我当时负责桥轴线校正,随后又协助器材股将系舟用的大木桩运到江边。为了减少桥板的摩擦,我和战友们又细心地在桥面上铺上一些稻草。

起义部队和四野第12兵团主力安全顺利地通过浮桥,我们这些架桥的官兵更是欢欣鼓舞。后来,我和战友们转战两广、福建,随后又北上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摘自《新湘评论》楼建伟/口述 邓志刚 邬连兵/整理)

最早的纸币:交子如何导致大通胀

通货膨胀不是今日今时才有的,而是伴随着人类的历史。早在宋朝,就有这样的案例。

很多人都以为中国古代的金融很落后,其实未必如此,最早的纸币就来自中国宋朝,也就是北宋交子。交子的起点是什么?故事是这样的,北宋年间四川的16家富户,联合发行私人票据。随着民间交子的发展,这一创新开始步入官家视野。从宋朝仁宗天圣二年,也就是公元1024年开始,宋朝正式发行交子纸币,数量为188万贯。“贯”是宋代货币的单位。交子的式样,也有统一的规定。除了纸张版式特制之外,朝廷规定伪造交子与私造交子纸币都是重罪,此后两年一次的发行额度都是125万贯左右。

在此后的流通中,交子的流动期限以“界”分,一般是三年为期,期满则新旧交替更换,其实这就是比较原始的平准制度,就是发新交子回收旧交子。交子制度运行之初原本有稳定的发行准备,一般一界发行额度是150万贯,而准备金是铁钱36万贯。这一部分准备金制度以及新旧交替制度维护了民间对交子价值的信任。

伴随着国家的介入,交子获得更大的成功。不仅解决了私人交子存在的信用难题,也受到从事跨地区甚至跨国贸易的四川茶叶商人的欢迎。所以,交子在交易之中,常常以高于标价的溢价成交。苏东坡的兄弟苏辙,就曾记录道:“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

为了给军需提供保障,鼓励商人运输物品到边疆,宋朝当局还发明了一种期票,即“见钱交引”,以节省商人的运输货币费用。当时流行的有“茶盐交引”,后又有军需品交引。这些票据进一步兑现成铁钱或交子,运转情况不错,发行权后来也集中在首都开封。

《货币简史:从贝壳金银到数字货币》 徐瑾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伴随着王安石的激进新政与边疆战事的浩大军用,货币流通数量开始急剧膨胀。西北边疆与西夏的战事延绵不绝,军事开支动辄以千万贯计。

战争打乱了宋代的经济发展节奏,交子随之步入超发状态。官方交子发行量与流通中的交子数量不断攀升。到了哲宗绍圣年间,大概是公元1094年到1097年,陕西战事使交子的“界”以及发行都已出现混乱,原来的信用体系逐渐被打乱。

除了发行增加带来的混乱,货币需求减少也是一个原因。为了应对财政压力,宋代茶叶逐步从私人经营转向国家垄断经营,这看起来对国家财政有益,其实导致交子需求降低。货币需要商业的支撑,供需失衡之下,人们对于交子有了贬值预期,又导致交子进一步贬值。最后结果如何?新旧交子贬值为“以一兑四”甚至“以一兑五”,这意味着,价值只有票面的五分之一。最终,交子和古代多数货币一样,不得不被官方和市场放弃。

到了宋徽宗年间,伴随着与西夏的战争,战争开支再一次急剧增加。于是,交子无奈改为钱引。所谓钱引,也就是此前在陕西等地已经流行了很久的票据。而相对交子而言,钱引更是增发无序。因为缺乏资本金,所以钱引贬值速度更是惊人,贬值超过十分之九了。

人类为什么花大钱探索太空

电视里在直播火箭发射,秦子同学和教授开始争论去太空探索的意义。秦子说:“眼下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生病受灾,饭都吃不上呢,把大笔的预算扔进虚无缥缈的太空而不解决切实的社会问题,纯粹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教授告诉他:“探索太空是人类最前沿的实践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设定一个宏大而艰巨的目标,并以此为导向,将其细化成一个个具体切实的问题去解决。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不断地想出新方案、新点子,以突破过去实践经验的局限,并使得这些创新最终推广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到过去人们思维所不及的事。”

“请您说具体点儿。”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受灾吃饭问题。今天某个地方出现灾情后,救援物资里会有大量的速食食品,而其中包含的冻干脱水食物在技术上的源头就是阿波罗登月计划,这是当时科学家们为了给食物保鲜减重,同时保障宇航员的营养供给而开发的技术。再比如说,当年哈勃望远镜的镜片出了点儿问题,拍出的照片模糊不清,为了解决这个麻烦,工程师们研发出一套新的图像算法,以调试出更加清晰的宇宙照片。但是你猜,这个技术后来用在哪儿了?”

《教授与年轻人》 河森堡 著 中信出版社

“用在哪儿?”

“恰恰用在了你提到的医疗领域,这套图像算法可以高效准确地筛查早期乳腺癌,即使是专业精深的医生也未必能做到的事被一个来自航天领域的创新解决了,这就属于做到之前没人能想到的事,实践再次领先于思维。”

秦子听完之后,抬头环顾了一下房间,问:“这样的例子还有吗?”

“这样的例子千千万万,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如果我们把所有来自航天领域的创新都去除,那我们的生活其实剩不下什么东西,不仅你的运动鞋会消失,你小时候只怕连尿不湿都用不上了。人的思维受限于实践经验,而探索太空就是人类最前沿、最具突破性的实践,它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牵引和溢出效应,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受益于此。”

『偷感人』与『盗感人』

最近,“偷感好强”成为流行的社交口头禅。所谓“偷感”,顾名思义,就是偷偷摸摸。别误会,它可与偷窃无关,仅代表那种害怕被知道、被关注而选择默默做事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

比如,一个很久不见的同学,一声不响地考取加拿大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出国前默默地将结婚生子的大事也办妥了。众人在其朋友圈寻找蛛丝马迹,未果,戏谑道:“人生大事,何必偷偷摸摸?”当事人自我解嘲:“怕考不上自己尴尬;至于结婚生子,一想到要兴师动众,就觉得更麻烦。”

现实中,不想刷存在感的“偷感人”比比皆是。发朋友圈时,他们会把内容设置为“仅自己可见”;不起眼的角落里总有一类人,将手中图书的书名遮遮掩掩,让人看不清楚;他们上班提前避过早高峰,下班绕过电梯从楼梯间溜走,即便坐在工位上,也能营造出一种“偷水、偷电、偷卫生纸”的即视感。不论身处何种场景,似乎只有偷偷摸摸做事才能让他们获得安全感。

正当我们为过分低调的“偷感人”感慨时,与之相反的“盗感人”开始受到关注。何为“盗感”,当然也与盗窃无关,而是指那些无所畏惧、不拘小节、高调出场的行为。如果说在课堂上“偷感人”唯恐被老师点名,“盗感人”肯定是踊跃发言的那一位;高档商场里,“偷感人”还在小心翼翼地看价牌,“盗感人”早已大大方方地坦白“买不起”;当“偷感人”还在纠结要不要发朋友圈时,“盗感人”已经发出了双下巴的自拍照。

网友说,自己身边那些总把“不好意思”“难为情”挂在嘴边的基本是“偷感人”,而那些口头禅是“无所谓”“犯不着”的多半是“盗感人”。

你要做“偷感人”还是“盗感人”呢?其实不必纠结,以上种种,看似对立,实则互补。“偷感人”隐忍疏离,却减少了不必要的社交负担;“盗感人”思维跳脱,遇事也总能打开新的思路。

生活中充满挑战,不论你是路过世界、甘愿踽踽独行的“偷感人”,还是横冲直撞、乐于享受世界的“盗感人”,只要泰然自若不偏航,多半可做生活的主人。(摘自《知识窗》 黄小邪/文)